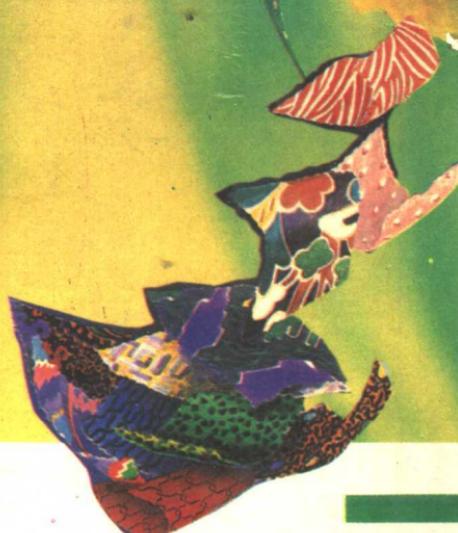


# 心訴

花城出版社 阮志远





# 心訴

阮志遠

花城出版社

**粤新登字05号**

**心　　情**

**阮志远**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6.625印张1插页130,000字**

**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5,000册**

**ISBN7—3860—1172—5/I·1044**

**定价：2.95元**

# 序

陈残云

阮志远同志是位从事实际工作的业余作家，长期战斗在第一线上。他当过广州市白云区文化局长、区委宣传部长、办公室主任，现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一直忙里偷闲，坚持业余创作，写作了不少的散文，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非常值得人们敬佩的。

志远同志的作品中，有些近似通讯特写，也有的是报告文学，但没跳出散文的框框。记叙性的散文和抒情性的散文兼而有之。

散文作为一种文体，不论从表现内容或反映形式来说，它都是最不受羁绊的，要紧的是它的社会意义和美感价值。

这个集子里收集的作品，有两个较为显著的特色。

一是有感而作，发自内心的真情。由于他所描写的都是他亲历的生活，直接感受的人和事，这些感受凝聚着作者浓郁的感情，发出了怡悦的文采，变成激动人心的艺术感染力量。刘勰在《文心雕龙》的《情采》中论述文学艺术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时论及，作品必然有一定的文采，但文和采是由情

和质决定的，文采只能起修饰作用，它依附于作者的情志而为情志服务。作家也就是凭着这种情志让自己的作品引起读者的共鸣的。志远同志的散文，就是以一种淡雅、朴实的风格，积极的人生感受以馨读者的。

二是着眼于当前的现实生活，反映现实生活。作者取材大多是他所熟悉的生活，本地的人，本地的山川景物。也就是说，作者选择了他最熟悉的东西，加以概括和描绘。广州郊区是作者长期工作和战斗的地方，他对当地的人情世态、一草一木都是那么熟悉，又是那么热爱，所以，写出来的，自然就会有一种立体的亲切感。与那种伤感的抒情、顾影自怜、自作多情、没有强健骨骼的所谓散文，就显得大相径庭了。由此而想及，对于广大业余文学作者来说，志远同志的创作路子，是值得人们重视的。

阮志远同志的作品，有自己的特色。我相信，他沿着这样的路子走下去，以他厚实的生活基础，必然能攀登更高点，有更多的好作品问世。

一九九一年六月

# 目 录

序	陈残云	1
天职·探索·追求		1
市委书记回石井		17
富乡之歌		21
璀璨的群星		28
夜访西郊		33
香雪迎春早		36
一梅独占天下春		40
灿若明霞红似血		42
新桃花源记		45
来自太阳岛的报告		51
赛龙夺锦喜人心		57
他深深植根于香雪之乡		60
他在文学园圃默默耕耘		67

演员·乐手·画家	69
教育战线的“老黄牛”	71
啊，老师	74
石少华在白云区	80
他用心血哺育文学之花	8
受助者的歌	
拳拳游子情	
爱莲阁和商承宇	
春郊拾翠	105
情满联星	110
来自渤海的深情	118
初夏，在渤海之滨	116
墨海结谊	120
翰墨丹青寄友情	123
美哉，津城艺术之花	126
香雪，在香港岛飘香	129
家乡画美 游子情深	132
以文会友 以画结谊	135
有朋自远方来	138
欢迎您，栗原小卷女士	141
访闽见闻录	144
津城掠影	149
静海印象	157

流水有情	164
留得肝胆照人间	170
墓地前的怀念	177
至死犹相思	185
书柜	191
喜泪如雨丝 酒在心田里	196
清明扫墓记	199
姑姑的信	202
后记	205

## 天职·探索·追求

### —

一九七八年二月，南国的初春，寒意还没消尽，但随着第一声惊蛰雷响过之后，春雨便纷纷扬扬地下了起来。在甘露的滋润下，万物都按照自然规律萌动复苏了。

一年之计在于春。今年的生产，开局的头一着棋该怎么走呢？人们都在焦躁地等待着领导者的主意。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消息在郊区干部中流传开来：新的区委书记要到任了。既然要来新领导，人们自然地就把希望的目光集注到他的身上了。

其实，新的区委书记并不新。他早在一九六六年就来过郊区当区委书记了。他就是吕刚同志。

当年，吕刚同志到郊区，还来不及舒展，就“靠边站”了。管它靠边不靠边，他还是摆脱那些“造反派”的纠缠，经常戴上口罩，拉低帽沿，骑自行车，口袋里装着《六十条》，下乡

引导农民坚守家园，搞好生产。为了这件事，他遭到批斗，他却没低头，还大声回答：共产党人为群众搞饭吃有啥罪？

到了一九六八年，他终于被“结合”进郊区革委会任副主任了。而他面对当时全国刮起的大队核算风，又挺身而出，大胆反对这种不适合现阶段生产水平的“穷过渡”，使全区农业免遭进一步的破坏，为这事，他与当时郊区的当权者重重吵了一架，还被诬为是“穿新鞋，走老路”，被迫调离郊区。然而，吕刚是个执著追求的人物，他到外县工作后，依然冒着风险搞生产责任制的试点。

现在，他又重返郊区工作了。干部和社员们听说，谁不高兴？！

吕刚五十多岁了，他身材魁梧，肩阔腰宽，眼睛炯炯有神，圆润的脸庞经常挂着笑容，待人和蔼可亲，不管遇见谁都主动点头打招呼，说话清脆宏亮，办事干脆果断。凡是他就准对群众有利的事情，即使面前横亘着刀山火海，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前去，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一件深藏在人们头脑里的往事，如今又在一些人的记忆的屏幕中浮现了出来：

那是十年动乱的开始，也是我国造神运动达到顶峰的时候，吕刚作为这里的头号“走资派”，被批斗了一百五十多次以后，又被送到边远的石龙公社接受“再教育”。石龙公社当时以表忠活动广泛深入开展而扬名全省，每天到这里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为了应付参观，有的干部想出了一个主意，在大路通衢挂起了一串串鞭炮，望风的人看到前来参观的队伍，便以点燃鞭炮为号，社员们闻声立即各自赶赴指定

地点，翩翩起舞，作表忠状。吕刚穿流在摩肩擦背的人群中，耳听砰砰嘭嘭的鞭炮声，眼看表忠队伍狂歌乱舞的丑态，感到阵阵恶心。他避离了那嚣闹的场所，到田野上来了，映入眼帘的是，肥沃的土地满目疮痍，叫人痛心疾首哪！

当晚，他在一户社员家里用膳。饭菜摆开后，吕刚一看，便凭经验觉察到这家人并不宽裕，是在硬撑门面。更令他惊讶不已的是饭前“三句话一支歌”，大家念着唱着，一群鸡蜂拥到饭桌上争食，把饭菜撒了一地，做妈妈的连忙停止表忠，驱赶鸡群，可这却立即招致小女儿的指责：“妈妈不‘忠’。”愚蠢！愚蠢！愚蠢哪！这晚，吕刚躺在床上，怎么也不能成眠。

第二天，他挨家挨户访问了当地的社员，当他们要去表忠的时候，他就揭盖、敲米缸，他要以此来提示人们要把生产搞好……

那像恶梦一般的日子总算过去了。但是“红色风暴”留下的创伤，还没有平复，蔬菜生产就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广州市有二百万居民，每天都张着嘴等菜吃，这压力，大得很啊！郊区的干部为此把吃奶的力都使了出来，蔬菜生产仍然上不去，上级的批评，群众的埋怨，社会舆论的责备，几乎无日无之。人们多么盼望有个好领导带领他们闯下这个难关呀！

吕刚回来了。有的同志充满信心说：“抓好蔬菜有指望了！郊区翻身翻定了！”有的则知蔬菜生产是棘手的问题，就采取骑驴看唱本等着瞧的态度。有些却悻悻然说：“哼，这个

‘齐天大圣’回来，不闹翻天才怪哩！”

期待，观望，奚落，众多的议论，吕刚听着这些，心情像奔腾的珠江水。他想起，一九六六年初夏时，陶铸同志握着他的手，无限信任地派他到郊区工作，并热情鼓励他把蔬菜搞上去。他心情激荡不已。可惜他刚刚到任，拳脚未开，就被极左的绳索捆住了。后来又因“死不改悔”而被赶出了郊区，没能实现陶铸同志的期望。如今，陶铸同志在空前的灾难中已长眠地下，他吕刚却有幸逃过了这场劫数，他感到愧对革命的英魂，更感到愧对广州市二百万人民。郊区工作难度大，蔬菜搞不好，屡挨上级的批评，吕刚知道的并不比别人少，但困难并没吓倒他，他想到的是一个党的干部应尽的崇高职责，而不是个人的成败得失。他就是抱着为群众闯一番大业，为搞好蔬菜生产，重返郊区工作的。

## 二

一九七八年春节刚过，吕刚到郊区“跑马上任”了。就在他上任之前不久，在中山纪念堂召开的五千人大会上，批判郊区“重副轻农”、“资本主义泛滥”，那个阵势，直把前任的区委书记吓得不敢抬头。郊区的蔬菜没有搞上去，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吕刚上任后召开的第一次区委常委会，他发言很简单，请同志们花一个月的时间到基层走走，摸摸当前农村的脉搏，好抓准郊区工作的“牛鼻子”。吕刚带头下乡去了。

他来到近郊一些社队，目睹菜区限制出勤、限制分配、限制工副业发展等规定，使农民由勤变懒，由富变穷的状况时，心里很沉重。在沙河公社猎德大队村前，他看到几个社员摆卖自留地收获的几扎豆角，却被没收去了，一个社员不服气，骂开了：“这也卡，那也砍，不准我们农民活下去了！”

他在石龙公社，听说有一个老农，屋前有一棵龙眼树，被收归公有后，嘴馋的小孙子忍不住摘了几颗龙眼吃，竟被生产队罚了款，老人一气之下，偷偷用开水把树烫死了。

他来到过去被称为钟落潭公社的粮仓的马洞大队，眼前却是意想不到的一片“战后余劫”的景况：土地丢荒，山林砍光，披着烂棉袄晒太阳的几个老农脸色饥黄。中午，一户农民热情地留区委书记吃饭，他揭开锅盖一看，那叫什么饭：清水汤露出几个芋头仔、几片芋头茎，还有一点木薯粉条，就是看不出米来。他把公社书记、大队书记找到一起，十分沉痛地说：“搞了三十年竟是这个样，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怎对得起广大群众啊！”

多少个日日夜夜的调查考察，多少个日日夜夜的食不安、睡不宁，吕刚在追忆，在思索，心潮起伏，久久难平。

他回想起一九五九年，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标语下，广州市流溪河林场数十名职工患上水肿病，肚子胀得鼓鼓的；他回想起前几年自己到大寨参观，在“大批了还要大批”的广播声中，两位年仅八九岁的小女孩在他身后讨饭，令他茫然若失……

再看今天，解放三十年了，而农村的生产，城市的供

应，群众的生活，都还是这样差，这是为什么？

剖析严峻的现实，他愈加清晰地看到，一条超越当前生产力和人的觉悟水平的“左”的路线，二十多年来是如此残酷地禁锢着人们的思想，束缚着农民的手脚。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吕刚在沉思：“共产党人奋斗的目的是什么？不是为了使劳苦大众摆脱贫困，共同富裕吗？而眼前推行‘左’的路线所带来的恶果，与我们的奋斗目标有哪点相同？”

下乡调查考察，使区委一班人动了感情，开了心窍，一个月后召开的常委会议，大家的意见渐趋一致：肃清“左”的流毒，让思想冲出牢笼，这是郊区当务之急。

于是，区委召开了有二十万人参加的广播大会，吕刚代表区委郑重宣布：取消不准一个劳动力经营的菜田超过八分、不准生产队搞副业、不准大队工副业款下拨分配、不准劳动日值超过二元、不准每人每月口粮超过五十斤、限制社员屋前屋后种树和饲养家禽等错误规定，恢复开放近郊农贸市场，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并要求各社队迅速落实按劳分配政策，大力推行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使农民真正多劳多得，尝到甜头，看到奔头……

菜区搞什么生产责任制，才有利于调动菜农的生产积极性呢？当吕刚在苦苦探索而得不到答案的时候，恰好传来了三元里公社望岗大队第四生产队出了新鲜经验的消息。他犹如在干旱的沙漠中找到水源似的兴高采烈，急不及待下队了解真实情况。一天，他遂巡在望岗四队的田野上，展现在眼

前的菜地，简直像能工巧匠雕刻的翡翠一样，堪称艺术的佳品。他越看越爱，不愿离去，干脆一屁股坐在田头，同两位生产队干部攀谈起来。

“你们的菜田经营得那样精细，有什么妙法？”吕刚试探着问。

“那有什么妙法啊！”队长先不好意思地笑一笑，然后回答区委书记的提问：“这是‘逼上梁山’。”

“好！你就唱一唱‘逼上梁山’这台戏嘛。”

队长迎着区委书记投过来的鼓励的目光，叙述了这个队的经历：

原来望岗四队过去批判“包产到户”，推行大寨式“政治评分”甚为积极，岂料这一来，人们出勤不出力，虽然经常加班突击，农活还是干不过来，生产大幅度下降，蔬菜上市任务仅完成一半，分配水平又低，社员心更散、人更懒了，在几乎九死一生的情况下，干部们硬着头皮偷偷地实行了“包工到人，按件计酬，加大采摘工分”的生产责任制，这个办法真灵，一年之间形势大变，蔬菜亩产从原来5,442斤猛增到10,700斤，上市任务完成得很好。

整整几天，吕刚都陷入了高度的兴奋之中。他逢人就讲望岗四队的经验，并且着有关部门派人去总结，还亲自在总结的材料加上按语，旗帜鲜明地指出：菜区各社队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建立联产计酬，奖罚分明的生产责任制。可惜，这份材料由于受到某些阻力，虽讨论了三次，还是不能形成文件发下去。

但是，吕刚和区委的许多同志并不气馁，他们又总结了沙河公社洗村大队和杨箕四队建立联产责任制的经验，和望岗四队的经验一起，向菜区推广，紧接着又在果区、粮区推广联产责任制，还在部分困难队实行包产到户或大包干，允许鱼塘、零星果树投标，划分部分山地给社员作自留山，鼓励社员大养三鸟、生猪，劳动致富等等，可谓“分、包、标”样样齐全，当时还没有“红头”文件作依据，这就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上下左右不少同志的异议、误解、反对。麻烦事来了：

区广播大会以后，上面来了精神：“搞责任制不准联系产量”。搞得一些公社领导不知所措，有的想刹车不干，有的问区委：我们听谁好？

不久，流言蜚语传开来：“郊区鼓吹‘包’字万岁！”“吕刚一到郊区就搞资本主义。”“吕刚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就烧错了。”

接着，有人质问吕刚：“你为什么要在郊区推行包产到户？为什么宣传一户农民养一千只鸡？”还有人声明：“郊区谁搞大包干，将来谁要负责任！”

压力重重，到底坚持不坚持干下去？全区几十万双眼睛都望着区委，区委的同志又望着吕刚。这些天，吕刚的思想在激烈地斗争着。

一个声音在恳求：吕书记，允许我们包下去吧，你看我们只包了一年，水稻亩产就从800斤增至1,100斤，人平分配从62元增至150多元，如果能包上三五年，我们就能做到

家家买电视机，建新屋了。——这是太和公社穗丰八队社员的呼声。

另一个声音在劝说：吕刚呀！不要再冒风险了，否则你可能会彻底完蛋的。——这是好心同志的忠告。

阳台上，吕刚凝望着住房旁边的红棉树，陷入深思之中。

红棉树，以它直挺挺的躯干，火辣辣的花朵，象征着广州市人民的性格，因而有“英雄树”之称。然而在极左思潮泛滥的时候，红棉树的性格也曾一度受到非议。由于它有竞争性，总要高出周围树木一头，因而有个人英雄主义之嫌。现在，“四人帮”被粉碎了，“英雄树”蒙受的不白之冤也该昭雪了。

竞争性有什么不好？客观事物本来就是有高有低，参差不齐的。在大自然中，决不会因为红棉长得较高就会影响其他树木的成长。在农村中，也决不会因为出现了靠劳动致富的“冒尖户”而造成两极分化。相反，会激励广大农民奋发向上的精神，形成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局面。这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非来个“一刀切”不可呢？

台灯下，吕刚在一遍一遍地细读了张志新同志的事迹，一字一句地琢磨着三中全会文件的精神，头脑渐趋冷静，心境顿觉坦然。张志新为说实话，坚持真理，不怕丢脑袋，难道受党教育多年的我，怕穿什么小鞋、花鞋？三中全会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现在我们正是通过实践去选择最符合郊区实际，能获得最佳经济效果的政策措施，这难道错了么？不，怕自己丢官而不怕群众受害，不怕党的威信受损